讀禮通考

八十五之七

口 12
1163
143

越後三浦宗
春君遥贈此
書以為其先
妣記念雜時
明治廿九年
六月三十日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五

纘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四

歸葬

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注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疏狐死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

顧炎武曰知錄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葬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塗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嘯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神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

漢書韋玄成傳建昭三年薨父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後漢書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拘伏劒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爲冢長子壽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歸舊塋

廉范傳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

晉陽秋譙周泰始六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還衣服給棺直

北史張讜傳讜清河東武城人歸魏授東徐州刺史卒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父喪得葬舊墓

崔承宗齊州人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裴文舉河東聞喜人係定三年遷絳州刺史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與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趙琰天水人父温卒於仇池令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絕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舊唐書杜甫傳孫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

李適之以祖承乾得罪見廢父象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為恒山愍王象為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

柳冕母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冕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永徽中高宗殺之冕既死非其罪神龍初則天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咸從曠蕩開元初冕從孫渙為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冕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襲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絶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論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窆尚隔故鄉後嗣逐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冕歸葬

劉審禮之沒吐蕃詔許其子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尸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彭城為朝野之所嗟賞

唐書趙弘智傳從曾孫矜歷襄城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訥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騧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舊唐書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沒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借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詔曰越王事蹟國史著明尋以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啓護四喪觧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在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沒於邊土被髮徒跣哀嘗獨往涇州行丐取父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翦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

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適馳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
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
以父戰沒邊城無由得還乃翦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
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邨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
手植松柏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閭
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
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
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客葬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
間注季子名札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
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既封

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
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疏鄭注覲禮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季子子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無不之適也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也

王安石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葬於禮爲合爾稱其合於禮所以識其哀不足也

方慤曰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爲陰則降而聚故言歸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復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與爲不足矣

吳澄曰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貧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爲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云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於吳則子之魂氣亦在於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爾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

計其號哭之聲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王氏以此為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二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踊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或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

後漢書梁鴻傳父讓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卷席而葬鴻後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馬援傳援卒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槀葬而已

張霸傳霸蜀郡成都人也為會稽太守後被徵四遷為侍中卒年七十遺詔諸子曰昔延陵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齒髮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謝承後漢書崔瑗為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實奉遺命遂留葬洛

袁宏後漢紀永元四年司徒袁安薨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陵不得歸骨舊葬若母先在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如其無知不煩徙也諸子不敢違

後漢書孔僖傳僖爲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魏略郝昭鎮守河西十餘年會病亡遺令誡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田豫漁陽雍奴人罷官居魏縣病將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書王裒傳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昏彥後爲西

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昏之有

語林王太保有二兒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客葬太保乃垂淚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北史王肅傳肅琅邪臨沂人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宣武詔曰杜預之沒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

王慧龍傳真君元年拜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瞳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尸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媿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瞳等申遺意詔許之

舊唐書白居易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安金藏神龍初喪母寓葬於都南關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

羅士信初為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招魂葬

陳留風俗傳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於紫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水經注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因作寢以寧神也

後漢書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後沒於亂兵光武即位追封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及晨卒詔遣中謁者備官屬禮

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

晉書永嘉五年東海王越薨先是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

元經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禁招魂葬

薛收元經傳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妄也葬之爲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爲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

通典招魂葬議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没於寇亂適孫胤不得葬尸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胤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啓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絶犯者依禮法苟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爲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冢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

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裳同組意裳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爾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于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尸柩不反時奕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寶以為人死神浮歸天形沈歸地故為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椁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穹冢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於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寢寢豈唯斂尸亦以迎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禮義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冢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為有魂神也若乃釘魂於館閉神於椁居浮精於沈魄之域匿遊氣於雍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荅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曰時有沒在寇賊失二尸骸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為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

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理虛造私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爲先靈常止此廟也猶負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共姬皆其證也宋王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共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既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戰場求依太傅招魂故事葬案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

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没寇亂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案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尸而殯或無殯而空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尸者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尸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雷次宗豫章記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度江隨劉繇而卒藏於昌門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伯白日於廳事上坐忽見一人著黃單衣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舊唐書宗室傳武德二年夏縣之戰王師敗績永安王孝基與內史侍郎唐儉等皆没於賊後謀歸國為劉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征遼而没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尸柩幷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没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

五十石

宋史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燮妾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

李濂招魂葬荅問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冰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踰月不可得其家詣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為窒於德為悖於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僞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為之者而袁瓌荀組干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為事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壙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防虛文是尚反乎人情鑿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於沈魄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椁之冢是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之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皐

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哉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為之也案大戴禮孔子論黄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黄帝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冠于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眷屬宜於遺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於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安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饗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王廷相曰寇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斂衣冠而招魂亦作虚乎閉精靈於沈冥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情性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

分尸葬

譙周三巴記巴國有亂巴國將軍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已平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予楚楚子歎曰吾得臣如巴蔓子何以城為以上卿禮葬蔓子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三國志關羽傳吳主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

尸骸

舊唐書顔眞卿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眞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

葬為位慟哭

通鑑唐德宗時朱泚攻奉天渾瑊力戰却之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於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音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詩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泰本紀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殉葬當是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注任好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注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爲霸主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用殉○十年晉侯疾病如
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厠遂以爲殉

定公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注門上有臺臨廷闇以辟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哀射姑旋焉注旋小便命執之注見其不
潔欲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注廢墜也先葬以車
五乘殉五人注欲藏中之潔故先納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疏邾子好潔以人爲殉欲備地下埽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履藏內故先納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莊公十急而好潔故及是注十躁疾也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至
榻前諭之曰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衆妃不要殉葬
憲宗即位遵之
劉定之否泰錄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我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至矣乎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五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五

衣冠葬

虞集程夫人墓誌銘史台孫喪其曾太母不知其處刻木像神具衣棠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後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為敘其次而著之

虞堪書陶孝子傳後常州城陷民陶某父為賊驅去及宮軍復城父死不知其所某於寓近營冢壙葬父冠裳旦暮哭臨

西園聞見錄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陳亡敬方

十歲聞訃即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於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陳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斂在堂鄰不戒火將及柩敬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顧璘謝孝子傳孝子名廣父忠出賈梁宋聞神仙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不歸廣屢年尋覓竟不可得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窆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

火葬

魏書張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初元遥之討平大乘賊也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愍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斂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燒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末在於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北史隱逸傳馮亮雅愛山水延昌二年冬病篤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田繞其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絶

東都事略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詔曰王者設棺椁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熬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

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幷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禮宜禁止仍敕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户部侍郎榮蕘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況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漂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幷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將來州縣漂撥到荒閑之地別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漂撥

〔三程全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尸今風俗之獘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家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二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尸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安以其先人惜懶一彈則便以爲怪可不察哉

〔通志〕葬用火化案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然則此亦古俗也未爲害義今則以法律之不復火化矣然一墳所占不止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爲墳而刀耕火種之人無從措手恐非久長之慮也

司馬氏書儀世人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俗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

於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容齋隨筆〕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所以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

〔事文類聚〕賈同禁焚死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父母既殆斂首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死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又執火而焚其尸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尸於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閻既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以守職徼遠死衍於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

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脩短有命疾病豈有例哉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淡仁義如之何使西域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路史發揮〕甚矣焚尸之酷也父兮鞠我母兮育我比其死也一舉而焚之孝子順孫為之安乎曩觀祕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耀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為死者苦也

元典章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準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近準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申同知高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於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詳今後除從軍邊遠或為羈旅從便焚燒外據久居土著之家若準本路所申相應準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及通行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隨路廟院寄頓骸骨合無明立條教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時喪葬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內埋了若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內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似為相應都省準呈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王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竊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救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滁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實無所益亦乞一概禁止

黃翁雙槐歲抄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王廷相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椁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棺椁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没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丘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及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曰夫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斯悖謬之大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湛若水家訓焚尸之禍殘子孫天性之愛傷天地泰和之氣能使一方荒旱癘疫我在南京終贊已行之今立一義阡禁一邨人民不許燒焚父母以陷於不孝之罪皆令葬於義阡以存天和有貧無棺者本家給與

乾學案火葬之說悖理賊親之甚斷斷不可不禁革者及觀榮疑及通志之言反若以火葬為善嗚呼何其立說之顛倒也必若憂葬埋之無地則官為廣立義冢使四郊之小民咸得死有所歸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明律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從卑幼並減二等若亡沒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今律文同

朱董祥曰焚尸之事世俗雖有然皆出於市井僕隸稍有知者必不為也第此輩不能以理諭則當以法懲故為人臣者而不能致君禁此使民為掩骼之計

不可以稱仁人爲士子者而不使鄉黨閭里習聞其慘毒而不化之以漸不可以稱孝子爲之者固市井僕隸而所以使之爲之而無忌憚者豈盡其罪邪

塔葬

舊唐書杜鴻漸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爲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肅王詳德宗第五子也建中三年十月薨時年四歲廢朝三日贈揚州大都督上追念無已不令起墳墓詔如西域法議層甎造塔禮儀使判官司門郎中李召上言曰墳墓之義經典有常自古至今無聞異制層甎起塔始於天竺名曰浮圖行之中華竊恐非禮況肅王天屬名位尊崇喪葬之儀存乎簡冊舉而不法垂訓非輕伏請準令造墳庶遵典禮詔從之

姜公輔傳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也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爲塋壟宜令造一甎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

義葬

史記主父偃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涿孔車長者也

後漢書繆肜傳太守隴西梁湛召肜爲決曹史湛病卒

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

荀淑傳何顒嘗稱潁川荀或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喪祚致顒尸而葬之爽之冢旁

晉書向雄傳雄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為主簿太守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捐骼埋齒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殿下離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悅與談宴而遣之

閻纘傳纘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墳塚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夏方傳方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鳥獸馴擾其旁

南史蔡興宗傳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善坐竟陵王誕為逆事誅興宗躬自收殯致喪還葬豫章舊墓孝武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罔旋既犯嚴刑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

周捨傳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
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王敬則傳敬則為秦文曠所斬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
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孫謙傳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歸友人輿送謙舍謙
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
嚴植之傳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
國人莫敢視植之為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為
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孝義傳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
兵寇之際莫敢收葬郡吏俞叟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
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里
范叔孫錢唐人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
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
為殯埋又同里施大范苗范敬宗並有死喪疾病親鄰
畏避莫敢營視叔孫盡為殯瘞躬恤病者並皆得全鄉
曲貴其義行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
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葦
席裹之埋於邨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
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甎妻亦同達
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期年
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
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荅焉
北史宋遊道傳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

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
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
將為一病今卿眞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
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
心也

段成根傳成根與父暉為魏太武所害暴尸長安市數
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
井女為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罄其家貲收葬五葉宗族無後
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

王義方傳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
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尸還
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
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
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

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
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
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
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尸柩不
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
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云若所
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銘誌
可驗遂附之還鄉當時識之稱道琮誠感所致

李綱傳周齊王憲引綱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
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載尸而出
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來瑱傳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尸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歸京師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會葬

春秋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襄公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

公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會葬之禮於鄶上 注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

後漢書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後漢書郭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寨塗蓋有萬數來赴

范冉傳中平二年冉卒於家遺令薄葬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會葬者二千餘人

開元禮敕遣百官會王公大臣葬儀注與會喪禮同○

政和禮明集禮亦如之

唐書肅王詳薨發引之日百官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

○內史令竇威卒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

金史榮王爽薨世宗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

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其阿瑣薨亦如之

〔汪克寬經禮補逸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儁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三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

祭墓

隸釋成陽靈臺碑慶都仙沒蓋葬于茲上立黃屋燋所奉祠

乾學案水經注堯母慶都冢在成陽成陽本今曹州地明臣議禮以唐縣慶都冢當之誤矣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孟津

乾學案禮不墓祭而堯祠靈臺武王祭畢則古人固有行之者矣雖與後世寒食之祭不同然其祭於墓則一也故以爲墓祭之始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考宗子之辭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吾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吾今二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　注首本也誣猶妄也）若義也（注若順）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舍奠於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疏舍奠於墓左既空之後置也墓道鄉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脩有司以几筵及祭餕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有司以凡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數陳曰筵舍釋也奠方慤曰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注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焉）凡祭墓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儀

程子曰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儀

張栻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

乾學案檀弓及此條本非祭墓亦列於是篇者蓋以土神既有祭則推此意而祭墓中之祖考亦未始不可也故録之且世俗祭墓之時多有先祭土神者亦以見俗禮之有所本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漢書張良傳良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即前老人所云者）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蕭望之傳望之死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後漢書李通傳帝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傳帝詔右扶風脩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

鮑永傳永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飲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斬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

乾學案此帝王之事宜列於上陵篇中今亦列於此者世言墓祭始於明帝故不可不載然其舉也以正月則與後世寒食之祭終有少異也

橋玄傳玄卒曹操感其知己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眞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詡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老

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李善傳善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亡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太子舍人顯宗時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三國志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冢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使速作黍

通典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

開元禮王公以下拜埽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翦草木之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服改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塋（精靈感慕有泣無哭）至於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荊棘虙與荒草接連者皆隨即芟翦不令人田得及埽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或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埽儀惟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憑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黷塋域宜設於塋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遥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二塋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酹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塋食餘饌者可於他僻處不見墓所孝子之情也）

乾學案王公以下拜埽儀開元禮有之而政

和禮不載亦可見當時禮官之疎略矣

二程全書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拜冢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殽亂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實葬只是葬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

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朱子家禮墓祭三月上旬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墓上每分如家祭之品別設魚肉米麪食各一大盤以祭土神厥明灑埽是日晨起或前一二日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

儀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拜訖環繞省視除草棘添土畢復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又除草於墓左祀土神

布席陳饌用新潔席陳於墓前設饌如家祭之儀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

儀節序立如家祭之儀參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盥洗詣香席前跪上香酹酒俯伏興拜興平身進饌初獻禮詣某親墓前跪祭酒奠酒俯伏興平身如墓列葬非一則逐位詣某親前詣讀祝位跪俯伏興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奉饌　亞獻禮詣某親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終獻酒　詣某親
墓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奉饌　侑食　主婦點茶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曾玄敢昭告于某
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埽封塋不
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遂祭后土布席陳饌布席於墓上饌各用大盤設盤盞匙筯如儀
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儀節　就位　降神　盥洗　詣香席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主人執注初獻禮　跪　讀祝祝跪主人之左讀之　俯伏興平身

復位　亞獻酒　三獻酒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土
地之神某躬脩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
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尚饗

李濟翁資暇錄寒食拜埽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皆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
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
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享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
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
例矣又案唐禮凡祭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
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板即可矣若悉白
衫麻鞋何以表軒冕邪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絰屨
而去允為不可又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
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謂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
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於中者張毅夫謂
止當詣墓省冢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祭於墓是以僞事其先也夫孝子
享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我享是其魂氣獨不至藏體魄地也何哉子
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
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于貢廬於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祀孔子冢自周秦以
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

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
餘頃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宋楙致慤亭記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
之至者彌不可以踰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
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
闕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於墓猶援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
行誠不曰
背於古矣
(王行金氏墓祠記蓋聞諸古事死之禮葬祭而已體魄既藏神依於主子孫之
奉一於主焉此墓祭所以非古也然古人之祭也盡禮於奠足矣而復祭於祏
何也以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此或在彼也則祖宗體
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時而在乎此墓祭雖非古而中古以還禮有所弗禁也
王纂曰漢明帝永平元年朝原陵如元會儀大官上食太常奏樂蔡邕曰吾聞
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明帝至孝惻
怛不易奪也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以為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
廟享而已矣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
人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豈以廟與墓而易其思慕愴怛之情哉既為親之體
魄而忍致死之亦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國家重廟享而不廢陵祀下逮臣庶亦
不以墓祭為嫌乃知酌古準今
禮之善物蔡邕所論不其然乎
(李濂墓祭說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前無有也
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周禮亦不足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事於
墓而祭后土氏也非謂祭祖先之墓則子孫當為尸何以尸
冢人邪曰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聖人固嘗言祭墓矣子以為非禮何居
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而夫子告之曰
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蓋庶子踐不敢入廟故不祭於廟而望墓以祭權也重宗

也非謂得祭於廟乃舍之而祭於墓也曰然則祭墓起於何時乎曰漢人為之
也曰何以知之曰秦不師古起寢於墓側漢因之不變諸陵寢皆以朔望伏臘
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
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倣效皆舍廟而
祭墓此禮家之所深慨而舉世不知其非者也何以言之人子之所以事其親
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
而二之也故於其可知而疑於無知者則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
疑於有知者則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如或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
見其存祭之道也是故家有廟郊有墓墓藏體魄而致生之不知者也廟聚神
魂而致死之不仁者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而謂達禮者為之乎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觀其言曰骨肉復歸於土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者也魂氣無
不之此遊魂為變之無方者也是
復歸於土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者也魂氣無不之此遊魂為變之無方者也是
故當葬之日揩形而掩諸幽既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
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中四
祭而不為疏惟恐其或散也乃若墓也者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弗在
於此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即俗之所謂拜掃也非祭也子未讀檀弓乎昔
者子路去魯謂其友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
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未聞祭墓也夏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思其居啓非不
思其父而未聞有饗陵之舉蓋時饗在廟也唐開元詔曰寒食上墓禮經未聞
近代相承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祭者宜許上墓拜掃亦未聞祭也後唐莊
宗每歲寒食出祭謂之破散風流迄今莫有正之者吁可怪已曰考亭先生家
禮世皆遵用之而墓祭之儀亦具焉審非禮先生何以取之曰家禮本諸儀禮
與溫公書儀程氏遺書而作儀禮無墓祭之文溫公以祭墓為不可程氏之書
亦無是說剡家禮乃先生脩輯未成之書為一行童竊以逃去弗及改定至先
生易簀始出故其立論多與晚年不合先生他日又曰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
見祭但是拜掃而已君子於此不苟從非矯世也守禮也曰時當寒食兩露既

儒傾城士女皆之墟墓間羅饌酹漿攀號洒泣而守禮君子亦有先人墳墓者也當如之何曰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報反原之變君子於此必有所處矣盍當鄉俗上冢之時齋戒易服先祭於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思之心豈曰率子孫成集墓所培灌松楸省閱兆域加蘁槤之土以崇若堂之封拜埽事畢然後祭后土氏於塋之北布席幽祝一如家禮厥明灑埽以下之儀則古禮今俗庶幾兩盡而仁智之道舉得之矣何必設祭於墓以取知禮者之譏諸乎曰墓祭固非禮然出於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於義亦無甚害者君子從俗可也何深非之曰不可伊川有言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秈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於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如之

姚旅露書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內為盛

焉善家禮集說家禮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具饌○韓魏公號用寒食及十月一日祭○或問增注問墓祭有儀否先生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古人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但是拜埽而已今宜祭否曰案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又案劉氏云人死葬形原野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寫時思之緻今寒食上墓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寖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上墓之祭是則貴賤皆宜墓祭也曰祭儀祭物如何曰朱子云略如家祭今倣其儀物為圖於下○祭墓祝文維年月日同前孝子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之墓曰氣序流易雨露既濡十月則改霜露既降瞻埽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祇薦歲事尚饗

呂坤曰墓祭非古也而東郭墦間自昔有祭且世遠族多同域而葬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疎生者無以合食苟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陳龍正墓祭說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祭魄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主則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埽因致奠焉使遠祖歲得一饗禮以義起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惟先廉憲公及盛宜人皆遠葬山中寒食十月親每歲拜埽者再勿疏勿忘兼用防微非敢豐于昵又同堂時奠則由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由近以追遠何則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張文嘉曰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而去飲福受胙拜畢環繞省視除草棘添土夫墓為先人體魄所藏當拜埽之時俾無荒圮禮也然寒煙蓬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然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乾學案古雖有墓祭而未必舉以寒食則與後代之拜埽亦自不同其定以寒食為節不知始於何代觀開元之詔謂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意者起於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拜埽之外別有上墓之禮則拜埽與上墓實分為二拜埽無祭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而始合為一也○又案

李濂墓祭說云古無墓祭唐人亦不見祭考

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云開元二十九年寒食奠於首陽山上非墓祭而何白居易詩清明寒食紙錢飛張籍詩寒食家家送紙錢王建詩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口無火燒紙錢那得到黃泉焚紙錢必有澆奠蓋此風唐世為極盛也

張獻翼曰夫朝飢可以不食墳墓不可不展又子孫不時展墓丘木必為人剪伐田土必為人侵奪甚或水入於棹或獸犯乎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時能展墓不惟有思祖愛親之心且於弟兄叔姪之情時時展晤不至視族人如路人睦族仁親之道寓焉一舉而所得如此一失而所喪如彼豈能祭獸瀕能祭魚人何憚而不為乎或子孫之中力有不及協同而辦一歲之中埽墓一次已為甚稀所費者不過幾何有力者獨舉無力者共舉可行可久之法也間有叔姪之情不協兄弟之意稍乖每至展墓難於相見必謝以他事夫事豈有大於拜歸人豈有重於祖父者乎傳云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顧祖宗之墓則知本根同生雖有不平亦盡亡之矣吾少時見父黨上塚必早必虔無敢不行者而大伯父二伯父雖七十之外尤為爭先而往吾輩不及父風甚矣況可有不如遠祖又非親以及親祖以及祖之誼也

駱問禮曰古人惟展墓蓋墓所藏若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窮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宋族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田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七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纂修官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葬考六

雜志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取其過厚○疏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無日月限數也

周禮秋官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楊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注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檥是也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疏此謂行人在路死者有地之官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黨宰之輩皆是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鄭锳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楊書其日月縣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如是則無腐敗之骴矣

地官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

埋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史浩曰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皆不經之甚者

王昭禹曰婚姻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顧湄曰遷葬者如魏武帝之於倉舒唐中宗之於重潤代宗之於倏是也嫁殤者如魏明帝之於女淑是也是皆徇一己之私暱而悖先王之法禁者也周之盛世未必有此蓋謂公逆知後世之流弊而為之禁彼四君者何乃悍然而不之顧始作俑者其魏武乎

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過甸師氏者也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跋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為明竁者明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竁壙中也知夜葬者以其司爟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

鄭謂曰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也鄉晝定公所斷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為明竁欲人知其罪也

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注縣封當為縣窆縣窆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方慤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即掩次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示不積土而已陳祥道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實之故藏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爲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刑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跋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周諝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胡銓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援請前注刺其欲害人

劉奭曰伯玉惡其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亦不欲與聞其事可謂長於風諭者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方慤曰恃己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爲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恕子皐昧於此宜慮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

春秋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或不及五月也渴喻急也乙木葬齊考公是也不及時而日慢葬也注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註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春秋莊公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注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春秋僖公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八月葬許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注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注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春秋成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注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襄公十九年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注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註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側莊公于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注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翌妻注喪車之飾不

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靈王注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注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注言我周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昭公二年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注卿共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注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注不敢以其位

弔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注家卿謂季孫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

之帥士而哭之注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注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注自從也既葬而行注善杜洩能辟禍

春秋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惠公

左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執陳行人干徵師于敖鄙以略賦馬牛皮幣于陳注象也衰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注寘馬王既又請私注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注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

春秋十有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注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春秋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

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
不能詰

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秋七
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注闞
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疏闞是先
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爲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榮
駕鴦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恥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
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注明臣無貶君之義

孟子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
今我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
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
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
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
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
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蘽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
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漢書龔勝勑後人勿隨俗動我冢種柏作祠堂顏師古曰若葬多設

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勿動我冢也
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從俗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三年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通典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將家

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又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郤詵至孝中間去即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舒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

可輕以相賤也

乾學案晉書鄧訦本傳訦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家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與通典不同

三國志魏武帝愛子倉舒病亡爲娉司空掾邴原亡女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帝乃止復娉甄氏亡女合葬焉

卽寶曰殉葬非禮也魏顆能違亂命於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操不能克私愛於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而不能舍掾以去其視管寧能無愧乎

曹操墓漢有天下及後恐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

在漳河之上

隋書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娉國子監丞裴粹三女爲冥婚與之合葬

建寧郡王倓代宗深思其冤追贈齊王謚曰孝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有司準式擇日册命改葬於順陵

劉昌傳昌初至平涼刼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

尅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將士曰懷忠冢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冢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五代史莊宗時得唐故内人景姥言當李彦威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阬瘞於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蜀世家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同姓録之爲子及建子衍死宗壽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陸游家誡古者植木冢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冢上松木多不過數十大尉初葬實峯此上世差爲茂欝然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寖盛遂至連山瀰谷不幸曾孫遂有剪伐貿易之弊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爭訟紛然爲門戶之辱其害更甚於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不陷後人於不孝之地戒之戒之石人石虎之類皆當罷之欲識墓處立一二石柱可也守墓以僧非舊也太傅嘗爲鄉邦其力非不可置庵贍僧然終不爲豈儉其親哉蓋慮之審耳墳墓無窮家資厚薄不常方當盛時雖可辦貧則必瘁又南方不族墓世世各葬若葬必置庵贍僧數世之後何以給之吾墓但當如先世置一庵客歲量給少米拜掃日給之酒食及少錢此乃久遠事也若云賴僧爲福尤爲不然

羅願物原凡瀆蒙舁而風化有巢始以薪軒轅始置棺夏禹加土聖成湯加木樟周公置墻翌桓雕爲石椁○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含玉成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空碑隧道俑機衣繇穆王加以殉室秦武公始以人殉唐王嶼始造紙錢今之糊墨含類也明衣面帛繇類也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爲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猰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周公始合葬挽歌起於周之中葉○墓有儀衛始於秦炙轖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麟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

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巔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羣虎雜録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而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曰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逍遥二童子謂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亡人腦若欲

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櫟士樹楊案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既拱矣

元史諸掩骼埋胔有司之職或饑歲流莩或中路暴死無親屬收認應聞有司檢覆者檢覆既畢就付地主鄰人收葬不須檢覆者亦就收葬

唐順之瘞河塲枯骨誌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髆髑髀骸脊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猪鳥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燬燒風銷水齧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隻水落不能浮尸尸遂積疊河塲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塲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塲之上則見泥滓間圂者如破甌楯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琳琳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某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髆髀股甲脊乙脅輳於一坎若聚羣亂逢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亡僧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維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於牛馬骨同葬況此輩等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明英宗實錄天順七年定國公徐永寧奏欲遷生祖母沈合葬祖塋改適祖母張葬別所及請誥封生母并妻事下禮部尚書姚夔并給事中袁愷等交劾其狂妄不識大體上曰永寧固狂妄第念其勳戚姑免執問其令自陳狀錦衣衛究爲永寧寫本者治之都指揮僉事門達因言永寧恣肆越禮亦宜治罪遂命下刑部鞫罪當贖徒還爵上曰永寧貶適崇庶悖禮亂常一徒曷足蔽厥辜甚矣刑罰之失中也

乾學案徐永寧貶適崇庶悖禮亂常一徒曷足蔽厥辜甚矣刑罰之失中也

金九皐抱甕集秦攻齊齊使章子應之或有毀章子於齊王者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於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我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死君哉君父一也雖無君命以君命更葬異其宅以自絕後其禮以示貶其可也章子之不欺死父孝焉而泥者乎齊王以此而信其臣可謂善推其類矣

姚旅露書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案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今元旦畫形縣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辟邪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用

陳龍正曰栽樹以杉爲第一能辟蛀次柏檜石楠冬青之屬松頗引蟻竹尤甚俱不宜用桂非不佳恐惹扳折桃柳冶媒勿栽周遠可植椐榆銀杏

通論

墨子節葬論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壠必巨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梃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柰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褒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闇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早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緝紲細計厚薄爲多埋賦之財者也故古聖王制爲埋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泯而後哭滿堁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

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
棺三寸葛以緘之絞
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
取止矣若以此三聖
王之道故三聖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
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
埋則異於此必大棺
中棺革闇三操璧玉即具戈劍
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
捶埒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
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
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

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
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
而義其俗者也昔者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
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
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
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不已
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
義其俗者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
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
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
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俾乎祭祀以
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五百廿二

莊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哭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荀子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蓋拾遺故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瑯玕龍茲華覲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姦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拍人之墓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拍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斷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拍也亂今厚葬故拍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

利焉夫是之謂大姦

韓子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衾
喪二日世主以爲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
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也

呂覽節喪篇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
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
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
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
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
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
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
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
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
則狐狸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
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
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
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
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
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
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
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
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
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
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
蹈白刃涉血盬肝以來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

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
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
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
濫鑾馬衣被戈劒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
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
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
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
輴羽旌旐旗如雲僕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
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引之以軍制立之然
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
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
也○安死篇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
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寘作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
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
瞚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
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
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
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
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
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
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
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
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

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
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
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
拑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
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
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
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
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
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
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合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
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拑齊未亡而莊
公冢拑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

子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魯季孫
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
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讐之猶暴骸
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後漢書王符浮侈篇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以棺槨桐木爲棺葛
采爲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椒梓槨
相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
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
邊遠下士亦競相倣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
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
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

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
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
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
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
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葬或至
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
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
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
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
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
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崔實政論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
遣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
不恨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
此俗之愚民也

姚信曰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
棺人所為用下土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干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
瓦棺薄葬斂以時服依於高丘
徹於深穿庶乎可以不辱耳

鄭所南心史古之葬者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泯之於太朴之天
也劉向言黃帝時始制棺槨自是之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
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於斯祥於斯也古人
胷中高明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無疑皆罔不合未若後世棄本逐
末侈為華譑溫公葬論伊川葬說允為正大之端呂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
亦正所學則淺陋也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
踰月而葬之節或書其緩其速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嚴乎與禮記
喪期徵有異是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者公劉居豳有相其陰
陽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召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之語卜者擇其吉也曲禮已有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暨乎春秋
左傳書葬頗多主乎大義不及葬法儀禮禮記喪祭最備語葬亦多主禮不及
葬法檀弓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葬燭不深長思之何與國子高
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也孔子曰葬
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
為葬也是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問喪具子曰稱
家之有無有毋過制苟亡矣還葬縣棺而封謂無則便為窆束棺直下而葬也
孔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馬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習禮觀
其葬長子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其坎深不至於泉謂度深得宜曰深此即孔子

讀禮通考卷第八十七補遺

雜志

康熙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昏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卑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昏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葬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莫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媚教訓男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已薦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侑母使婢云屬既已成昏則或夢新婦謁翁姑翁姑亦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之葬法也孔子合葬於防封之高四尺因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椁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則棺椁六向俱當厚也莊子曰衛靈死卜葬於古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漢興風俗漸繁漸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太史公聞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良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祜猶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龍耳不三年當致天子等說人相傳爲美談地理家謂始於赤松子青囊書錦囊書孤首經樗里子青烏先生郭璞一行師袁李曾楊輩俱精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爲火取去今所存孤首經爲第一書邇後其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或以此事爲重吕坤曰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爲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神依憑之如生如存之意致愛致慤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耳忘本原者薪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枯骨櫬中無安定之身或瘞父母於兩地夫妻永世仳離或委骨肉於異鄉子孫不復展省於心安乎甚矣葬師之誤人也○又曰牛而宮牆沒而暴之中野吾忍乎哉作室於墓築以周恒樹以松楸猶然室家也生死安之堪輿家言墓不宜木秦樹草木以象山後世陵寢因之未見有不宜者○封內有舊墓雖貧雖孤無遷生有鄰也死獨無乎擁從環繞胡爲乎不可無子孫者

節序有惠及焉無使餒而